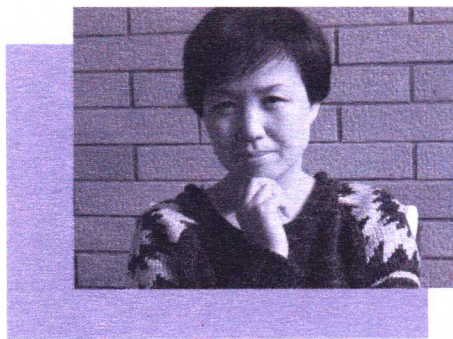


“深扎”文丛



蔽芾甘棠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深扎”文丛

BIFEI GANTANG

蔽芾甘棠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蔽芾甘棠/孟红梅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4

(“深扎”文丛)

ISBN 978-7-5649-3314-2

I. ①蔽… II. ①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133 号

总 策 划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任湘蕊 朱春华

责任校对 李 云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5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召旻

- 3 淇遇
- 9 上巳
- 15 人牲
- 22 黎祸
- 26 羗里
- 30 召南
- 37 采苹
- 44 鞠有黄华

第二章 南国

- 53 小微
- 60 蓼莪
- 66 丹患
- 72 驹虞
- 80 春祭
- 87 鹄巢
- 95 庸戈
- 105 老彭
- 111 卢重环
- 118 齐眉
- 126 蜀道难
- 132 夜祭

138 生命

146 禹之玺

154 出蜀

第三章 牧野洋洋

163 回到丰邑

168 将出

175 会盟

179 易暴

186 麦秀歌

190 青骐

197 猗猗

201 毒药

第四章 宅兹中国

213 古堆

221 皎皎

229 休休

237 旅獒

第五章 燕歌行

265 鸛鸛

273 山浑

281 王戈

288 抬举

297 牂牁

304 无羊

318 伏耳兽

第六章 皇皇者华

349 清庙

355 骅骝

362 蓂兮

370 天子驾六

第一章 召旻

淇 遇

黄昏时分，召伯奭带领他的队伍，来到朝歌城下。高高的城墙在暮色苍茫中犹如一道山岭，威武地横亘在面前。城墙顶上有巡逻的驷车通过，嗒嗒的马蹄声、轧轧的车轮声交织成滚滚闷雷在头顶辗过，让人胆战心惊，叹为观止。

朝歌，果然不同凡响，奭不由赞叹。一个月前，他接到商王受诏令，说朝歌新城竣工，邀天下诸侯到朝歌参瞻祝贺。奭心里很清楚，参瞻不过是个好听的托词，受真正的用意无非是让自己的属国盟邦给自己送去丰厚的贺品而已。

奭没有刻意地准备，只将他在召地精心培育下盛产的稻谷装了数车，又挑了几匹白马，组成一支数十人的队伍前往朝歌。

受在他的豪华气派的宫殿里招待来自各地的诸侯。他的身材高大魁伟，面相威猛，坐在高高的王位上，如一头健壮的雄狮，威风凛凛，不怒自威。一些来自弱小国家的人，包括他们的伯侯，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只唯唯诺诺地跪在一边，气都不敢长出一声。

奭也是第一次见到受，受给他留下了并不差的第一印象：霸气外露，虎视天下，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王的气派尊严。在他的左前侧，一字排开坐着受的臣僚和王族。分别是大臣祖伊、恶来，王叔微子启、箕子、比干，王子武庚录父等。受的右前侧便是各诸侯席位，周姬昌坐在最上位，身边分别坐着其子鲜和旦。姬昌之下，依次是羌侯、孟侯、黎侯、有苏侯、东夷侯、淮夷侯等。

奭不在诸侯之列，由于召与商为盟邦而不是属国的特殊地位，以及此次奭为商带来紧缺的稻谷等原因，奭被受特意安排在了自己身边，紧挨自己而坐。受另一边则是攸侯喜，他现在已成了受不可或缺的帮手。

宴会在一片颂谏声中进行着。受本嗜酒，现在更是开怀畅饮，酒量惊人。为展示大邑商的雄力，炫耀列祖的丰功伟绩，受传来了太师疵和少师纘，命他们将祭祀先祖的商颂当场献唱。祖伊提醒受道：“颂扬祖先当到宗庙献唱，此种场合恐不合适。”

受不以为然地说：“都是在歌颂赞美祖先，何必过于计较场合。难道在这种场合下，祖先的功绩就不能歌颂了？”

太师疵深知受的脾性：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只要是他想做的，没有人能阻止改变得了他。少师纘理解太师疵的心情，不用他交代，先弹唱起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接着，太师疵唱了《那》，轮到再颂时，微子启站了起来，要当场亲自献唱。因为王位之争，受对长兄微子启心里总是有道坎，虽不至于愧疚，但面对他忧伤幽怨的目光时，受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此次新都建成庆贺，他特意告知长兄，让他届时参加。一为显示自己的雄才大略，二来也解解兄弟之间的感情隔阂。此时，启能主动响应自己，站出歌颂，说明他是赞同自己的。受心里宽慰许多，但表面上他依然不动声色，只微微颌了颌首。

微子启也不在意受的表情，在太师疵和少师纘的伴奏下，一脸肃穆，目视远方，唱道：

赞叹伟大我先祖，大吉大利有洪福。

永无休止赏赐厚，至今恩泽仍丰足。

.....

宴会在微子启略显伤感的颂声中结束。受意犹未尽，提出让众人随他参观宫苑鹿台。在他半是邀请半是强迫的虎视下，众人

没有敢提出异议的。

受先带领众人登上了鹿台。站在鹿台上鸟瞰，朝歌城尽收眼底。极目四望，竟看不到边际。“这城究竟有多大啊！”众人赞叹不已。帝辛十分享受这种赞叹。

夷默默无语，他能想象出，在这高高的鹿台下埋葬着多少血汗和生命。如果在召地，他是不会允许这种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建筑出现。他会用建鹿台的资费去建一些民居，改善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

从鹿台下来，受又带众人上了摘星楼。摘星楼名副其实。如果是晚上，站在楼上，一伸手一定能摘到星辰。可现在是白昼，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和几缕云彩，晒得人头冒汗，心发慌。受也感到了劳累和饥饿，便安排众人用餐。用餐的地方就在他别出心裁修建的酒池肉林。

“你们见过树上长的肉吗？你们见过一池的美酒吗？今天，我就要让诸位开开眼，尝尝这肉林的肉是什么滋味，品品这池中美酒是什么味道。”受像指挥千军万马似的喝令着眼前的数十个人，狂放粗野，声震屋宇。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连被公认为见多识广、德高望重的姬昌也一时愣在了那里，一脸茫然，蹙眉慨叹。

见状，受哈哈大笑，鄙夷地说：“真是枉为一方诸侯了，这样平常的事物竟不曾见过。”说着，他带头走进肉林，随手摘下一块肉，又亲自到酒池边，取了酒器，舀上酒，一手端酒，一手把肉，大吃大喝起来，并虎视眈眈地逼视着众人。

众人不敢太拂他意，便硬着头皮走进肉林，选取各自合口的肉吃，又自己动手学着受的样子舀来酒喝。果然，酒是好酒，肉是好肉，如果不是这种怪异的饮食方式，众人还是十分享受此种美味的。

酒足肉饱，受惬意却是别有用心地说：“诸位慢慢享用，我还有更精彩的事物让诸位开眼。酒能喝就多喝点，肉能吃就多吃点，免得到时因没吃饱心慌而被吓倒。”

有苏国君听受这样说，心一惊，手一抖，酒肉随之掉到地上，惹得受大笑不止，众人也忍俊不禁，跟着笑了起来。笑声中，来到一盘乌油黑亮、下有炭火熊熊炙烤的铜烙前。众人皆不解，不知受安此铜烙有何用处。正猜测间，只见两名虎贲押着一名犯人走了过来。受手一挥，虎贲将犯人放在了铜烙上，令其在上面行走。滚烫的铜烙烙着犯人的脚底，使其发出骇人的惨叫，在铜烙上蹦跳不止，久而气力耗尽，又酷热难耐，索性自己坠入炭火中被烧死。

有苏国君捂住耳，不愿听到惨叫；捂住鼻，不愿闻到焦味；捂住眼，不愿看到惨状。但受根本不体谅他的苦衷，强行拉开他的手，走近铜烙，让他更近些去看，去听，去闻。有苏国君实在受不了，双腿一软，瘫倒地上。两个寺人（王之近侍，古职）急忙将他扶到别处休息。其他人趁机也想走开，被受拦住。

“诸位莫怕，我用此刑是专门处罚那些背叛我、反对我的人。他们也许是贱民，也许是贵族，只要敢与我作对，我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送上炮烙。反之，不管你是贱民，还是公侯，只要有才能，有贤德，我就一视同仁地重用。”受挥舞着曾缚大象、臂力过人的胳膊，不可一世地说着。

奭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和矛盾。他不知道怎样去看待眼前这位胆魄过人、奢靡至极的商王。他欣赏他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能，但又极其痛恨他的刚愎自用、狂妄残暴。他想象不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这样一位商王的存大，天下局势、召地命运将会走向何方？

一天的观瞻饮宴，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而受依然精力充沛，兴致高涨。如不是心上人在等着他，估计还要强迫众人到摘星楼上去摘星辰。

送走受，众人迫不及待各回驿馆歇息。

奭躺在床上，心情却平静不下来。正值初夏，屋内闷热，不由就烦躁起来。起身推窗，清风扑面而来。抬头望去，月朗星稀，晴空如洗。明净的月光中，竹影婆娑，随风轻舞，如一位娇俏清纯少

女，向着中意的郎君悄声呼唤。

奭心里一动，信步追着竹影走去。隐隐地听到了水声，还有轻盈的脚步声。回头看去，一个玉树临风般的身影在他身后缓行。待走近，奭惊喜地发现来人却是旦。白天一整天，所有人从心到身都被受强大的力量挟持，连个说话交流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偶尔无意间相视一笑。然而就是这样转瞬即逝的笑意，让奭记住旦，也让旦记住了奭。

“是召伯奭吧？”旦一时不敢确定，问道。

“正是。此处相遇，不必称召伯，直呼其名即可。”奭谦和地笑笑。

“不称召伯，也得称兄。听家父说，你比我大了几岁，又同为姬姓，我称你兄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旦彬彬有礼地说。

“那就当仁不让了，从今往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了。”奭爽朗地笑道。

“你为兄，我为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旦兴奋地答道。末了，又指着前方说：“前边不远就是淇水，既来之，就不应错过。”

奭欣然同意，二人携手，踏着月色，循着水声走去。

淇水真宽阔啊，从此岸望不到彼岸；淇水真清澈啊，像一匹长长的绸缎，金光闪闪。水边桑树成林，农田连片，无声地诉说着肥沃与富庶。

“朝歌真是一个好地方。”旦由衷地说。

“这也说明受颇具眼光与胆识。”奭附和道。

“你看那桑林，你看那农田，恍惚间好像回到了周原。”旦赞叹道。

“以前只听人说受有雄力，尚武力，现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他不仅能打破门阀出身的禁锢，大胆任用有才能之人，哪怕他是贱民；而且重农桑，能文武，在历代商王中也算功绩卓著的。”奭侃侃而谈。旦不住点头称是，二人相谈甚欢。虽初次见面，却志趣相投，如遇故人。

“是谁朝歌城内议论我王？”一个严厉的声音打断了奭与旦的

谈话。二人回头望去，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面容清瘦的人。奭率先将他认出：“原来是箕子先生，我们兄弟只顾谈论，没有察觉先生的到来。勿怪，勿怪。”

“大天广地，人人都长了一张口，谁能捂住不让谈论？”箕子倒开明。

“刚刚我们谈论到受，不知可有不妥之处？”旦担心地问。

箕子摇摇头，叹道：“妥不妥当，对他而言不过耳旁风一般。”

“此话怎讲？”奭不解。

“他听不进任何劝谏，固执得要命。他刚即位时，用象牙筷，我怕他奢侈起来，就劝他。他不仅不听，还将我嘲讽一番。”箕子叹道。

“你是如何劝解于他的？”旦追问道。

也许是失意太久，压抑太久，箕子想把积压在心中的话倾诉出来。但一直遇不到合适的机会、合适的人。今晚，不期而遇两位来自异邦的年轻人，有才识，有见地，关心天下事，关心天下人，他觉着他有必要和他们谈一谈了。“我对我王说，他使用象牙筷子，必定不再用陶制的食器盛东西，并且要做犀玉之杯了。有了犀玉杯、象牙筷，必不会再吃羹藜等野菜制成的食物，穿质料粗劣的短褐衣服，住在茅草铺顶的房屋之下了，则要求身披锦衣九重，脚踩高台广室。怀有这样的要求，整个天下也满足不了他了！远方的珍怪之物，舆马宫室等等都逐渐齐备，这些都自此而始。”箕子侃侃而谈。

“可是，你没能劝阻了他，他依然建起了鹿台，修建了琼室玉门，酒池肉林，他在穷奢极欲的路上渐走渐远。”奭接着箕子的话叹道。

上 巳

三月，上巳节的水边，芍药开得正欢。春水涨满了沙洲，睢鸠关关，求偶声切。

苻采了朵洁白的花朵拿在手中。她来自商地，尽管那里给她留下了悲伤的记忆，但白色永远是她最爱的颜色。一位身材颀长、穿着绿衣的年轻姑娘，在河的对岸翘首张望。她在等待她的情郎，她要和他趁着这大好春光，完成上天赋予他们神圣的使命，享受生命，延续生命，让召地人口兴旺，国力强盛。

绿衣姑娘的运气真好，时候不大，她的情郎便来到了她的身旁。她热辣辣地望着情郎，娇羞地说：“你看那边，草地如茵，鸟语花香，幽静而舒适，且去那里游玩吧！”

小伙自然明白她的心思，这也是他渴盼已久，向往已久，且已经历过的。但能和美丽的姑娘共享春光，再多一次又何妨。“虽游过，但我依然乐意和你再去游。”他坦诚而激动地说。绿衣姑娘心花怒放，被情郎牵着手走进丛林中。新叶虽嫩，却已能为他们遮挡刺眼的阳光。择一僻静处坐下，小伙把新折的一支香兰别在绿衣姑娘发间。临水照影，花香人俏，绿衣姑娘被自己的倒影所吸引。小伙过来，与她相依相偎，清澈的河水中倒映出两张被爱情燃烧的脸庞。

望着草地上、树林中或坐或走、或说或笑的对对情侣，苻越发焦急。有单身小伙从苻面前经过，见她孤单地站在河边，便邀她一同游玩。苻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他，告知他，自己已有了心上人。小伙失望地走开。

苻继续在等待。其实，她比谁都明白，她的等待是徒劳的，是自寻烦恼，可她控制不住对他的思念，对他的向往和崇拜。虽然她

和他地位悬殊，身份悬殊，但她还是不想把现实想象得那么世俗，不愿从遥不可及的梦中走出。他的声音、他的眼神、他的背影无不是那棵千年老树的根，侵入到她松软的心田，深深地扎了进去，直至扎到她的灵魂深处还不肯停下。

两年前，受修建朝歌城，苻家的祖居之地被征用，要建城墙。苻父和其族人被野蛮地赶了出来，失去房产，失去田地，成了无家可归、无处可依的流民。早就听说召地地域宽阔、土地肥沃，且召伯仁厚有德，苻和家人便一路打听着来到了召地，并在当年妇晏母子住过的地方，掘地为穴，搭起草棚，安顿了下来。之后，又有商的流民陆续流落到这里，在苻家居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村落。按照一般的地方规定，其他方国部族的流民是不得在本地长期生活的。可夷不这样想。同为上天的子民，不管他生在哪国哪地，他都得生存生活。一个地方抛弃了他，其他地方不收留他，他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

召伯夷的仁政，让苻重新有了家园，重新拥有了安定生活。苻的父亲在商地时曾贩过盐，成为召人后，他又干起了老本行，到产盐地贩来盐，在召地以物易盐，极大地改变了召人的饮食品质。

为嘉奖苻父的行为，召伯夷亲到苻家看望苻父，并为他们带来了肉和谷，还有一坛召酒。苻父感到莫大的荣耀，贩盐更加勤奋，交易更加惠民，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兴旺。有段时间，商地的盐都要从召地贩进，利润较之从前下降许多。消息传到商王受耳中，他十分不悦，专门派员到召地交涉，提出商民在召地，不仅给召地创造财富，还为召人带去了商地先进的生产技能，召必须将商民创造的价值一半归商。不然，所有召地商民必须在规定之日返商，并罚作奴隶，永不得翻身。夷深知受的脾气，对于这些所谓的叛国者，他决不会心慈手软，留他们一条活命。与其驱逐商民回国，商、召两地受损，不如答应受的苛求，生命、生产两不误。

受目的达到，便不再追究召地收留商民之事。在他内心深处，他对召伯夷的仁义才干还是颇为赞美的，他曾想，如果有一天召归商，为商所属，那么商就可为名副其实的“大邑商”了。

奭去苻家看望苻父，苻并没有遇见他。那天，苻和村里的姑娘们采摘桑叶去了，归家时，召伯奭已经离去，只有父亲抱着那坛珍贵的召酒，小口品啜，陶醉其中。苻好奇，问酒的来历。苻父答曰为召伯所送。“既是召伯所送，就当倍加珍惜，岂可抱着酒坛，像个醉鬼似的。”苻心疼父亲，娇嗔道。苻父呵呵笑着起身，将酒珍藏起来。

苻第一次遇见奭是在籍田礼上。当时的奭没有骑白马，也没有坐辇车，而是像普通人一样，一身布衣，肩荷农具站在田间。春耕的第一犁由他犁出，只见他一手扶犁，一手执鞭，熟练地喝牛前行。板结的土地被深深地划开，翻出了殷红油亮的泥地，在奭的身后延伸，拉长。

苻和参加籍礼的人们分列在奭经过的田边，激动地欢呼着、谈论着、分享着他们共同的喜悦。

犁完一垄，奭调转犁头，继续往回犁。经过苻身边时，奭无意间抬了下头，目光正遇苻。彼此心中一动。自此，苻再也忘不了这束目光，装在心里，甜蜜着自己，折磨着自己。但是谁也不知道她的心思，她对谁也不想说自己的心思。因为她知道，所有人知道她的想法后，都会认为她贪慕召伯的地位，而不是奭这个人。但她心里很清楚，她的思念与地位无关，与财富无关，与世俗的一切都无关，只与上天的安排有关。她一直这样想，她与他早就被上天安排在了一起，只是其中一个人不知何故走丢了，另一个人一直在寻觅。只要寻到他，她就完成了神所赋予的使命，不管他是王侯还是贱民，也不管他相貌英俊还是身体残疾，她看重的只是他这个人。

太阳触到了山尖，幽欢的姑娘、小伙陆续离去。苻依然徘徊在水边，手中的那朵芍药已垂了头，失望的心情不言自喻。

“天快黑了，他不会来了，不如随我游吧。”一个轻薄的声音在苻身后突然响起。苻一惊，回头看去，却是一个尖瘦微髯的男子。苻对他摆摆手，赶紧换了个地方。那男子又跟了过来，伸手去拉苻。苻挣脱，往回跑。男子在后边紧追，只几步，便追上了苻，拦住